

## 街景老事

## 老街又传打铁声

文/李晨



## 往事情怀

## 槐香入梦

文/赵晨敏

顺娃挥舞着铁锤，一锤一锤砸下去，铁花四溅，炉火轰鸣。

不到20平方米的铁匠铺子，是20世纪60年代的老建筑，灰砖撑墙，墙体斑驳。平时关门，屋内沉寂，有垒放的生铁在内，有凛冽之气萦绕。

那是去年秋日的一天上午，老街迎来三天一轮的赶集日。一大早，顺娃就打开铁匠铺房门，点燃炉火，开始打铁，这天要打的，是老街王奶奶的一把菜刀、刘大哥的两把镰刀、朱大爷的一把锄头。铺子里的生意大多需要预约，不是赶集天不再开门，这已是6年前立下的规矩。

立下这规矩，确实是迫不得已。铁匠铺里的生意，一天不如一天。工业时代，这种纯手工的打铁人，越来越少了。

这天打完最后一把镰刀，顺娃也要跟老街人说再见了。

顺娃把墙上挂着的父亲遗像取下来，擦拭着框子上的灰尘，哽咽道：“爸，这手艺干不下去了，今天下午就关门。”

在老街的铁匠铺子里，顺娃挥舞着铁锤打铁，已是整整39年。

那年夏天的一个上午，初中毕业的顺娃16岁，准备跟熟悉的老街人去广东打工，但临走的前夜，他反悔了。那天，他趴在老街铁匠铺子里，怔怔地看着一个光着上身的男人打铁，那打铁人的身子，瘦得只有骨头撑着皮，条条青筋窜动，迸发着一个打铁人的力量。

正在挥汗打铁的父亲抬头看见了儿子，惊喜地叫出了声：“顺娃，你来这里干啥？”顺娃开口：“爸，我要跟你学打铁。”

考虑了许久，父亲递给他一把铁锤，就一句话：“好好打，跟我学！”父子俩来回挥舞着铁锤，第一次配合就那么合拍。

“娃娃，你天生就是一个打铁的。”那天，父亲赞扬了他。

顺娃跟父亲打铁，手艺日益精湛。那年，本地报社寻找老手艺人，用了一整版篇幅图文并茂报道了顺娃的打铁故事，顺娃看到报纸，面对铁匠铺子里父亲的遗像，哭了。

父亲79岁那年春天因肺癌去世。病重期间，父亲曾执拗着让人扶着来到老街的铁匠铺子，他扶着门框，望着挥舞着铁锤的顺娃。时光又恍惚穿越到顺娃16岁那年的夏天，儿子趴在门前看父亲打铁的情景。

父亲喃喃地说：“娃娃，把这门手艺替我传下去。”顺娃低头，没敢接住父亲浑浊的目光。

父亲去世后，老街的人，几乎家家户户都去了人。在父亲灵堂前哭得全身颤

抖的人，是老街的樊师傅。

樊师傅是老街供销社的退休职工，父亲生前打的菜刀、镰刀、锉刀、锄头等，都被樊师傅进货到供销社门市去卖。退休以后，樊师傅只要在老街，也几乎天天到铁匠铺看父子俩打铁。熊熊炉火映红了父子的身子，也把樊师傅的脸膛映得通红。

有天喝酒时，樊师傅对顺娃说：“顺娃，你收几个徒弟吧，这门老手艺不能失传啊！”顺娃说，以前收了几个，现在都不干了，干不下去。

铁匠铺的“叮当”锤声，几十年里，成为老街的标配，成为老街人植根在心里的“生物钟”。

几天下来，樊师傅没有看到顺娃开门，心一直悬着。老街人没听到顺娃铺子里的“叮当”声，心里空着。

樊师傅委托我给顺娃打去电话：“顺娃，你的铁匠铺好几天没开门了，老街的人都在打听。”顺娃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哥啊，确实干不下去了，生意一天不如一天，再说，我腰间盘突出，舞不动铁锤了。”

樊师傅说：“我理解，但没了这铺子，老街人心里舍不得，我更难受。”

老街人心里确实都空着一块，那种空，说不清楚。

半个月后的一天下午，樊师傅和几个老街人在新城的一条巷子里，齐齐堵住了去买菜的顺娃，顺娃张大了嘴，有些措手不及。

老街的魏阿姨首先开口了：“顺娃啊，你不打铁了，我家的菜刀钝了都不晓得找谁。”顺娃拉住魏阿姨的手说：“魏阿姨，现在买菜刀的地方太多了，网上下单，两三天就到。”众人说，那不行，还是你打的好，我们都用惯了。

樊师傅说：“你爸从11岁开始打铁，打了56年。你从16岁开始，打了39年。你们父子加起来快100年了。100年的手艺，说断就断了？”

顺娃的嘴角抽动了一下。

樊师傅的声音有些哑了：“我们这些老街人都舍不得你走，听不到打铁的声音，心里不习惯。”

顺娃慢慢蹲下来，双手捂住了脸。

三天后，铁匠铺子的门，又开了。炉火生起，轰鸣着，像在朗朗欢笑。樊师傅趴在门前，笑了。

“叮当、叮当……”锤声铿锵。这是老街的时钟，老街的心跳。

那天傍晚，从老街的老桥望出去，西天晚霞燃烧，天上也在打铁。

长大后，我总被一场相似的梦缠绕着。梦里没有喧嚣的都市，只有漫山雪白的槐花，和那个藏着我整个童年的小村庄。风一吹，清甜的槐香便漫过了鼻尖，外婆瘦小的身影在这一缕缕花香里，清晰如昨，叫人久久不能忘怀。

又是一年槐花开。外婆忙完了一天的农活，总会挎上一个竹篮去后山摘槐花。每当这时，我就会扔下所有功课，蹦蹦跳跳地跟在外婆身后，看她踮着脚，槐树枝在她布满老茧的手里轻轻一折就断，不一会儿，雪白的槐花便扑簌簌地落满了整个竹篮。

回到家，外婆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，先打一盆清冽的井水，就着昏黄的灯光搓洗槐花。我蹲在旁边捣乱，把水溅得到处都是。外婆也不恼，只是笑着说：“小心弄湿了鞋，明天没得穿。”待洗好的槐花沥干水，香气溢满整个院子的时候，外婆就会说：“小馋鬼，明早给你做槐花饼。”

次日清晨，还在梦中的我，便被一阵阵香煎槐花饼的味道勾了起来。麻溜地跑到厨房，只见外婆在一盆洗净的槐花中依次加入鸡蛋、椒盐粉、面粉，抓拌成糊状，锅中喷入油，片刻后，散发着浓浓香气的金黄槐花饼便出炉了。我抱着盘子吃得满嘴流油，像是要把整个春天都吃进肚子。

就这样，槐花在我的童年里，盛开了一年又一年。

初中那年，父亲生意失败，家里一下子没了经济来源，还欠了许多外债。我以为自己要辍学了，外婆看着我泪汪汪的眼睛，用她粗糙却有力的手，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，叮嘱我安心学习，什么也不用担心。语气温柔又坚定，好像一颗槐花味的糖，在我心头缓缓融化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外婆为了让我继续读书，干完农活后，她还要把摘来的槐花烙了饼拿到镇上卖，换的钱都给我交了学费。那些槐花盛开的日子，于外婆而言，没有任何诗意，有的只是她更驼的背，和手上更厚的老茧，还有我美好的未来……

长大后，我离开了故乡，在城市里安了家。偶尔在街边也会看到卖槐花饼的，总会买上一块。那味道，和外婆做的差得太远，虽然也很甜，也很软糯，可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

后来的我，也曾带着关于槐花梦的记忆回过故乡，可是外婆家的院子前，门锁已生了重重的铁锈，院子里杂草丛生，一片沉寂。我失落地跑去后山，那片槐树林还在，碎花落了一地，但无人在意。

我落寞地往回走，一转身，却看见一位老婆婆正挎着竹篮，拎着一个蹦蹦跳跳的小娃娃。老婆婆慈祥地对小娃娃说：“等回去给你做槐花饼。”那一刻，我久久地愣在了原地。那场槐香一梦，终于穿越了时空，再次回到了我身边。

风又起，槐花簌簌飘落，那缕熟悉的清香，依旧温柔地包裹着我。我这才明白：有些牵挂从不会被时光冲淡，有些温暖早已刻进骨髓。岁岁槐花开，年年念如故，这场绵长的槐香梦，会一直伴着我，在往后的岁月里，陪我温柔前行。